

本土创意与规模化生产

——中国纪录片联盟热议纪录片创作

本报记者 钱力

中国纪录片如何能够凝心聚力, 制作出更多走向国际的精品? 在生产这样一种精神文化产品时, 如何兼顾国际性与社会效益? 在日前举办的中国纪录片制作联盟年会上, 来自国内外纪录片业界的专家学者、纪录片联盟理事单位、纪录片创作骨干200余人, 围绕纪录片的创意与合作等话题, 探讨如何汇聚力量、创新求变。

从题材到文案: 什么才是好的纪录片选题

2013年, 在央视纪录频道倡议下, 中国纪录片制作联盟和播出联盟正式成立。制作联盟汇聚了国内100多家纪录片制作机构, 覆盖纪录片生产的整个链条; 播出联盟联合了全国90家省市级电视台, 开办《纪录中国》栏目, 构建“中国纪录片联播网”, 每天播出30分钟的纪录片, 被业界称为“传播范围最广、参与电视台最多、节目种类最全”的纪录片传播平台。

在这个制播联盟里, 什么样的题材才能得到央视纪录频道的认可? 有制作公司透露, 频道创办之初, 其报题表格常常有三四页之多, 被不少人抱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三年来, 报题表格已精简成了一页, 央视纪录频道项目运营部主任陈晓卿强调, 现在的表格最重要的是“一句话阐述”和“故事大纲”两部分。“选题不是题材。什么是好的选题? 要有对故事的预期, 要有对观众的判断, 要有个人的表达。”他说。“选题是节目生产的源头和起点, 在提出之前, 可以扪心自问三个问题: 为什么要做这个选题? 为什么现在做? 为什么是我做?” 央视纪录频道副总监周艳指出, 纪录片的创作满足观众的兴趣点至关重要。

选题怎样保证做出来不走样? 嘉宾们特别强调了文案的重要性。“我们这里所说的文案, 是指选题立项之后经过更加深入的调研拿出来方案。主题的挖掘要更加深入, 要能体现出结构的力量, 要能描摹出叙事的节奏。它是与节目成片最接近的文字描述, 也是为了保证成片的完美呈现。”央视纪录频道项目一组合制片人张旭说。

在去年首届中国国际纪录片提案大会上, 一部名为《暮色将至》的纪录片的提案引起了很多国外投资者和播出平台的兴趣。时隔半年多, 他们依然没有进入拍摄, 一直在做调研, 来写出最后的文案。该片导演姜又兮与大家分享: “回到文案这个话题, 我觉得它对纪录片实在太重要了, 它是错综复杂的长纪录片的生命线。尤其当我们是一个大兵团作战, 有多组导演多路出击时, 作为指挥官必须让每一个师、团、营都知道, 你到底想把这场仗打成什么样, 它必须达到什么位置、拿到什么东西。”

然而, 目前纪录片的文案往往良莠不齐, 主要存在两类现象: 一类是缺少调研, 凭着热情就先去做了, 然后闭门造车; 另一类是掌握的素材很充足, 但只是简单堆砌, 缺乏对主题的提炼和对结构的搭建。“这些问题规避了, 纪录片才能有创作出精品的基础。”张旭说。

让跨文化的“语言”说得更美更自然

纪录片跨时空和跨文化的一些特质, 近年来正在彰显。从2012年至2013年短短两年时间里, 央视纪录频道节目发行量覆盖海外86个国家和地区, 累计发行金额突破100万美元。尤其是《舌尖上的中国》、《春晚》、《超级工程》等优

秀节目不仅带动了纪录片整体制作、发行水平的提升, 还树立了频道在国际上的良好品牌形象。央视纪录频道总监刘文在年会上反复强调, 频道原创纪录片遵循的核心就是两个标准: 要么能产生国际影响力, 要么能产生市场竞争力。

张旭举例说, 频道在去年曾经收到过不少关于“众筹咖啡馆”的选题, 大部分主题阐述都是集中在青年人创业、新的商业模式, 但有一份却让人眼前一亮, “他说这个是一个关于民主的实验——虽然讲的是青年人创业的故事, 但实际上蕴含的是当权利分配给不同的人, 如何来制衡。围绕这个主题方向, 他们的选择与行为就变得非常有趣。现在这个片子也基本上完成了, 在六七月份应该能播出。”他认为, 同样的选题在不同的角度下, 高低立现, 纪录片的国际化也正是需要这样的创意。

英国导演菲尔·阿格兰以“从《云之南》到《云和梦之间》”为题做了创作分享。他认为, 人心的深度超乎我们的想象, 纪录片创作应该聚焦人性, 关注人在变革中的内心冲突以及人与自然的冲突。他描述, 自己所拍摄的纪录片都是观察式的, 寻找有魅力的人来讲述。“我设想每一个事件都是一座孤岛。我在寻找人类共通的某些情绪, 诸如愤怒、爱情、同情、贪婪、自我怀疑等。”他说, 一旦产生了如此的能与观众发生共鸣的时刻, 他就可以联系起各个片段, 开始讲述更大的故事了。

曾两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短片奖的英国导演马科姆·克拉克指出, 不少中国纪录片还是习惯于使用大量解说词和音乐进行宣教式的传播。“如果你能让画面来说话, 让你的镜头、对象来说话, 那是最好的, 解说词只有在必要的时候发挥作用, 比如在不同的模块之

间搭一座桥梁, 让影片在画面上显得更加吸引人。”他强调, 内容为王, 纪录片重在好的故事、好的角色。

“基地试点”扶持中小企业纪录片创作

年会上, 刘文宣布, 央视纪录频道将启动创作试点基地, 对中小制作公司进行重点扶持, 并与规模较大的制作公司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他说, 该试点的建立将更大范围拉动中国纪录片实现规模化生产。“对于基地内的公司, 纪录频道会给予长期稳定的订单, 保证节目的持续性生产, 同时增加节目制作经费、简化选题申报流程, 保证制作机构获得最大利润。在‘加价’购片的同时, 还将对有潜力的创作团队进行专业化业务培训, 竭力提高其市场地位和影响力。”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规定从今年起, 电视上星综合频道每天至少播出30分钟国产纪录片。刘文坦言, 这对中国纪录片行业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市场需求增大的同时, 现有节目储备未必跟得上, 这样一来就会出现‘萝卜快了不洗泥’, 节目产量太大会导致价格下降, 而价格下降进而会造成质量进一步下滑。我最担心的是会破坏已经建立的现有纪录片观众对纪录片的认同。”他同时希望能推动创作基地的公司逐步成为类型化节目制作公司。

据悉, 截止到目前, 全国社会制作机构参与纪录频道委托制作节目300多部, 超过1000集。会上, 央视纪录频道创作基地试点签约仪式发布。刘文成为创作基地的10家制作机构授牌, 纪录频道还与频道长期合作并制作出优秀纪录片的社制作机构颁发了六项大奖。

总有些电影要在心里停留

——吴天明最后的《百鸟朝凤》

本报记者 赵凤兰

在近日举办的第21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上, 曾执导《人生》、《老井》的第四代导演吴天明的遗作《百鸟朝凤》作为展映影片亮相, 剧中景致宜人的黄河芦苇荡、传统老艺人对唢呐艺术的坚守深深感染着观众。一位影迷表示: 看多了追时髦的商业大片后, 再来看看这种透着精神和灵魂的民族电影, 心里某个柔软处的神经被小小震撼了一下, 总有些电影是要在心里停留的。

如果换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百鸟朝凤》可能会续写吴天明的《人生》、《老井》和《变脸》的辉煌。但在今天这个票房被商业大片席卷、部分影片品质低劣的年代, 深谙吴天明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的《百鸟朝凤》似乎有点生不逢时。《百鸟朝凤》是吴天明最后一部作品, 于2012年6月在陕西合阳取景拍摄, 获得第2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四项提名和一项特别奖。但遗憾的是, 该片在上院线时却败走麦城, 仅上映一天就被拿下, 理由是没有观众。对此, 演员宋春丽在今年全国两会上谈及吴天明和《百鸟朝凤》时数度哽咽, 呼吁不能让这些执着于民族艺术发展的艺术作品自生自灭。

低成本电影《百鸟朝凤》表现了在社会变革、新旧交替时代, 新老两代唢呐艺人为了信念的坚守所产生的真挚的师徒情、父子情、兄弟情。整部电影在故事情节的表演、电影美学的追求和电影音乐的探索上极其考究, 处处洋溢着浓郁的人情味, 体现出创作者的诚意。为了拍好这部影片, 70多岁的吴天明恪守着当年拍《人生》、《老井》时的传统, 跟演员和主创一起深入生活, 研讨剧本。他要求演员们一到剧组就穿上角色的服装, 到麦田去割麦, 跟唢呐指导学吹唢呐, 在阳光下晒黑皮肤, 一举手一投足要像自己扮演的角色。

“《百鸟朝凤》是乡村底层民间文化的一首挽歌。”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仲呈祥说, 这部影片坚守的正是“一条与《人生》、《老井》、《变脸》等影片一脉相承并与时俱进的中国电影发展之路, 表现的是中华民族对优秀传统文化应有的正确态度。”《百鸟朝凤》熔铸着吴天明对人生、对艺术、对电影的深切感悟, 熔铸着他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传承, 熔铸着他与底层人物的血肉真情。

吴天明晚年对中国电影现在的生态环境呈现出一种“不适应”, 他觉得国内很多所谓的大片很乱, 不知道在追求什么。据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郝鸿涛回忆, 吴天明自己掏钱看了两部电影后深表质疑: “这样两部电影, 怎么就能一天就过亿?” 吴天明要以自己的方式捍卫电影创作的尊严。他拍电影不因感官刺激, 选演员不选最贵的, 只选最合适的; 他在拍电影时, 哪位演员带助理, 他就换人; 他要

求剧组严格管理, 不做祸害百姓的“蝗虫”; 他本人虽身兼导演、制片人, 却坚持与剧组同住条件简陋的招待所, 吃同样的饭菜, 不搞特殊化。吴天明跟《百鸟朝凤》里的焦三爷一样, 古板固执, 对艺术心怀热忱, 他要以“复古”的方式来捍卫电影创作的尊严, 向曾经的“纯真年代”致敬。

吴天明早年在西安电影制片厂任厂长期间, 不仅自己创作了许多经典作品, 还曾扶持了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顾长卫等几乎所有活跃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在拍摄《红高粱》时曾得到吴天明的鼎力资助, 他一直亲切地称吴天名为“头儿”。谈及吴天明晚年的心境, 他用“壮志未酬”四个字来形容。“头儿”3月4日因心梗离世后, 张艺谋以“头儿”为镜, 才肯吐露自己近十年的作品不入“头儿”的眼, 知道“头儿”批评他的片子, 也知道给“头儿”看一下, 可惜还没等到《归来》上映, “头儿”已驾鹤西去。

“在中国电影被票房绑架的年代, 电影人或许应以吴天名为镜, 用他衡量电影的标准重新打量电影的情怀和尺度, 重新校准中国电影的走向。”一位电影人感慨地说。

《滇缅公路·飞虎队》讲述滇西抗战史

本报讯 5月11日, 由美国蒙纳瑞克斯好莱坞电影公司独立完成的宣传中国、赞美中国、弘扬中国文化的大型史诗类纪录片“神秘中国”系列之《滇缅公路·飞虎队》摄制组进入云南保山, 计划用4天时间对保山隆阳、腾冲等地的滇西抗战历史进行采访拍摄。

《滇缅公路·飞虎队》由美国蒙纳瑞克斯好莱坞电影公司总裁、著名导演克里斯蒂安·李执导, 主要宣传中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抗击日本法西斯过程中所做出的牺牲与贡献。该片拍摄

完成之后将在美国举行首映式, 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和中美建交35周年献礼, 对面向世界宣传中国和讲好云南故事有重要意义, 得到了相关部门的全力支持。

摄制组进入保山第一站, 主要对位于隆阳区马王屯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官邸旧址的立煌营纪念碑和保山市博物馆滇西抗日战争展厅进行了拍摄。摄制组力求以高标准、高质量的电影画面和详实的人物采访, 面向世界讲述滇西抗战历史。

(胡炳雄)



电视系列短剧《外滩警事》获赞

展雯

新《哥斯拉》折射人类核恐惧

本报讯 (记者钱力) 5月16日, 2014新版《哥斯拉》将率先登上北美大银幕, 中国内地也将在6月13日上映, 观众将领略到一部更忠于哥斯拉最初形象的作品。

“哥斯拉”是电影史上最著名的怪兽形象之一, 也是日本战后流行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之一。即将上映的这部《哥斯拉》将按照1954年的同名电影《哥斯拉》改编, 最大程度上忠于哥斯拉最原始的风貌。

影片讲述了沉睡的古代巨型怪兽

被人们意外唤醒, 醒来后的怪兽展现出强大的破坏能力, 它的存在也震惊了世界。影片同时强调了原子弹对生物变异带来的直接影响。

本片由加里斯·爱德华兹担任导演, 由布莱恩·科兰斯顿、亚伦·泰勒·约翰逊、伊丽莎·白·奥尔森联袂主演, 法国女星朱丽叶·比诺什、日本男星渡边谦等加盟。场景方面, 影片将带领观众涉足日本、菲律宾和夏威夷、美国中西部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阎维文、刘晶拍摄音乐电视《共圆中国梦》

本报讯 (记者罗云川) 歌唱家阎维文和刘晶共同演绎的歌曲《共圆中国梦》, 日前在北京和海南进行音乐电视拍摄。

在音乐电视的录制中, 阎维文潇洒从容、朴实亲切, 大气磅礴又不失深情细腻; 而刘晶也是优雅大方, 收放自如。他们的配合默契十足, 表演与作品表达丝丝入扣, 相得益彰。

该作品由央视著名导演孟丹、严震执导, 以全国人民努力实现“中国梦”为主题, 运用了新颖的艺术理念、先进的拍摄技术与设备以及高品质的舞美和服装造型。

《共圆中国梦》由陈道斌作词, 向建军作曲, 李珂编曲,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推出。阎维文与刘晶共同演绎此曲,



歌词朗朗上口, 旋律优美动人。

阎维文是著名歌唱家, 深受大众喜爱。刘晶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 先后师从于杨曙光、马秋华教授, 其代表作有《火火的中国》、《飞天神韵》等, 是新生代实力派青年歌唱家。

上世纪60年代初, 上海拍摄的电影《今天我休息》中的户籍警马天民的形象不仅家喻户晓, 而且成了公安民警的楷模。半个世纪过去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 老百姓的诉求不同, 如今的“马天民”都在干什么? 上海公安书刊社带领编创深入里弄社区, 采访社区民警为百姓服务的真实素材编写成电视剧剧本, 并与上海小微影视文化传媒公司联合摄制为30集电视系列短剧。

《外滩警事》在上海电视剧频道播出后, 引起了社区百姓、公安民警和文学创作界不小的反响。一些居委会干部和社区居民主动写信到市公安局信箱, 说片里片外都洋溢着家长里短, 有浓厚的市井味道。

最近在京召开的各地电视台负责人会议上, 有关领导讲起电视剧的创作, 特别提到了《外滩警事》, 说《外滩警事》走出了涉案剧的一个误区, 把焦点对准社区, 对准民警的公正执法, 很感人。

日前在上海公安书刊社召开的专题座谈会上, 专家叶辛、孙颔、毛时安、郦国义等认为, 在当今荒诞雷人的谍战片、抗战片、宫斗片充斥荧屏时, 《外滩警事》犹如一股春风, 很和煦, 很温暖, 为探索如何创作更多让百姓喜闻乐见的弘扬正能量的影视剧做出了很好的贡献。

当今时代的“社会档案”

30集电视剧涉及夫妻矛盾、婆媳恩怨、邻里纠纷、中外杂居、不法经营、婚托诈骗……如何有效处理这些社会矛盾,

维护各方个人、群体的正当权益, 善于做到情绪疏导, 化解危机, 《外滩警事》生动、有力地体现了这一切。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郑宗培发现, “让民意领跑警务”的理念始终贯穿于剧情中, 以此告知观众, 公安工作不仅一切为了群众, 还要一切依靠群众, 让老百姓参与到社区平安、共建共享的警务运行中。“剧中的五个主要人物都不是惊天动地的英雄, 而是在基层干着最平凡最琐碎的小事, 难事、麻烦事的社区民警。讴歌他们, 便是讴歌当下百姓向往的社会和谐稳定、家庭和和睦睦的前景。”

上海市府参事、文艺评论家毛时安认为, 这是一部现代中国社会迫切需要的提供正能量的电视剧。“为什么说切需要? 一是剧情几乎将当下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一网打尽, 如讨债纠纷、家庭矛盾、小区停车纠纷、狗咬人纠纷等。二是解决方案一目了然, 很有启发性。它是当下艺术创作中最缺少的作品, 非常朴素、本色。”在他看来, 这部电视剧比较完整地表现了当代上海基层警察的精神风貌, 也反映了人民警察心中的中国梦——保一方平安, 护一方幸福。

在《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刘斌眼中, “有困难找警察”原来是概念化、口号化的, 通过这部电视剧已经变得比较形象, 这是电视剧比较成功的地方。“宣传社区民警, 讲警民关系的片子这几年是一个空白, 此剧的诞生至少有一个填补、丰富的作用。”他认为, 该剧源于生活、忠于生活上做得很好, “如果继续拍摄, 需要在高于生活上胆子更大一点。”

“海派”特色跃然荧屏

《外滩警事》以上海的地标“外滩”为名, 切入当下的都市生活, 现实生活的大量热点自然地融入剧情, 反映了群众当前的种种关切, 其“海派”特色让专家们津津乐道。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叶辛表示, 剧本编得好, 把人民警察的形象、阳光的一面都展现出来了。“上海的社会之所以相对比较稳定, 这跟基层社区民警是分不开的, 上海的警察形象往往体现在社区民警和马路交警上。导演导得好, 把上海社区民警的形象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

在《新民晚报》副总编辑朱大建看来, 这部电视剧写出了上海特征、上海的地域特色。“上海里弄里面的一些事情, 债务问题、夫妻感情、孩子教育、痴呆老人等, 这些都是目前大城市发展中常见的事情。该剧在反映当前上海城市生活面临的新问题上还是比较宽泛的, 给人新鲜感, 有典型意义。”

文艺评论家徐春萍特别赞赏该片对五位民警形象的塑造, 认为朴实、鲜活、生动。“他们本身是‘民’, 不是高大全的神, 生活中有自己的得失忧患, 工作中有自己的特长也有欠缺。塑造民警形象体现了理性、冷静、规范、智慧的城市文化。”

朴实接地气, 充满草根气

继承了《今天我休息》的轻喜剧特色, 并且发挥了系列短剧结构的特点, 活泼而富有张力, 该剧的艺术风格受到

了与会专家的赞可。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孙颔认为, 该剧在作品的感染力和内容的丰富性上, 显然已经超越了当年以电影形式表现的普通民警的故事。“如果说当年的‘马天民’们, 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这一宗旨, 基本能够愉快胜任本职, 今天显然不够了。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 服务对象的内涵也丰富了。”他注意到该剧有几场涉及了市场经济下的矛盾, 并且将视野展开到来沪外籍人的生活, “把作品的当代性鲜明地烘托出来, 是应该充分肯定。”

该片同样也感动了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文艺评论家郦国义。“我从片中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中看到了民警真正为民所想, 全心全意、无怨无悔为人民办实事、办小事, 不推卸、敢担当的精神。该剧提供的这么多来自生活原型的真实故事, 是丰富的生活宝藏, 是作家们尤其是上海作家们关注得不够的。”他连连称赞上海公安书刊社组织编剧到基层去体验生活、采集这些故事, 并表示, 现在有些作品就缺这些鲜活的东西。

“现在提倡整个社会要和谐, 如果一个家庭、一个社区和谐起来的话, 我们这个社会也就和谐了。社区民警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不为大多数人知道的事情, 把这些事情拍成电视剧, 让我们了解到除了交通警察、刑侦警察以外, 还有这么一大群体在为我们社会的安定和谐做贡献, 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文学报》社长、文学评论家陈歌群说。